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

第八回 巫師假托白鰻怪 尊者慈仁螻蟻生

話說酒傭先行，要騙和尚。他哪裡知道尊者道力宏深，手指處，古廟店家都是化現假設。酒傭只道是真，一直奔來。是屋婦人毫不差異，他從後門而入，只見店中婦人獨坐，見了酒傭歡天喜地，便叫一聲：「馬義哥！久不見你，何處行走？」酒傭道：「在你娘家幫作。」乃問：「娘子如何獨自在店？丈夫哪裡去了？」婦人道：「丈夫邀游東印度國，去久未回。這店我自支持，正此無人，想個幫手。你來甚巧，我看你少壯伶俐，便做個夫妻也好。」酒傭大喜道：「多謝娘子美意，只是有件不平的事在心，今夜要報復他。」婦人問：「何事不平？」酒傭道：「我當初在你花柳店幫工，其實要貪你三妹，豈知你家嚴肅，乃結交幾個弟兄，入伙劫盜，指望攜成婿。不料國度中來了兩個和尚，勸化了寨主，解散了眾伙。我事不成，忿恨和尚。誰想他一路來投宿兩店，我兩次報他仇恨，都未遂計。今幸路過此處，必然投你店中，指望你夫婦替我報這仇恨。誰想你孤身在家。」婦人道：「此事何難？和尚們哪個不貪色，待他來，我把個風流態賣弄出來，你可尋幾個強鄰來，捉拿出氣。但如今丈夫未回，我且與你權做個夫妻。」酒傭聽了這話，動了欲心，哪顧人言，就同婦人入內屋同寢。這哪裡是三家店裡一佳人，卻是五戒門中千變化。後人有幾句說明尊者聖僧，哪會欺人幻術，只因人心險，便有人心印。尊者之心，坦然明白在耳。詩曰： 禪心原不幻，安有幻弄人？

只為人情幻，因開幻化門。

如如常自在，妙妙莫須真。

嗟彼凡愚漢，徒勞精氣神。

按下酒傭與婦人入屋同寢。且說尊者，只因酒傭計較、元通說魔，道力自然變化出廟宇、村店現前。酒傭見了飛走先去。尊者卻與元通慢慢行來。天色尚明，偶遇一老漢子，雪鬢蓬鬆，麻鞋竹杖，走近前來，道：「二位師父，天色將昏，欲往何處？」元通答道：「東行化緣，少不得望門投止。」老漢道：「我地人家稀少，往來只有一個三家店住宿。此店夫婦非良，卻不是你出家歌的。」尊者道：「前有古廟可安。」老漢道：「頹廟難存，怎禁風露？不棄草茅小舍，暫留一宿，便齋不潔，聊供行廚，有何不可？」尊者合掌稱謝。師徒隨著老漢到得他家，便問道：「二位師父哪裡來？到何處去？」元通備細說了一番，隨問老漢姓名。老漢笑道：「我姓鄭名修，世居此鄉，耕種為業。」一面說名姓，一面修齋款留，收拾淨室，安宿師徒住下。那酒傭被婦人扯入臥房，恍恍惚惚，歪纏了一夜，及到天明，睜眼看時，哪裡是客房三殿，原來半廈廟堂，婦人是一塊大石，壓著他身，哪裡掙扎得動。叫喊無人，苦惱萬狀，方才想起長老必是高僧。一念歸正，叫了一聲：「救苦慈尊屍這尊者正在老漢淨室裡打坐，偶然叫苦的「慈尊」二字入尊者之耳，偶向元通說道：「業障自作，當須自受，何人苦你。悲哉！悲哉！是你添了我這一種因緣，反反覆覆。元通，你可往村店之後，古廟半廈之間，方便癡愚，無礙普度。」元通領師旨，走到古廟半廈處，果見酒傭被石壓住。遠通用力掀石救起，酒傭拜倒在地，口口聲聲只問：「老師父哪裡？」隨著元通到尊者面前，磕頭謝罪，說：「小人惡念害僧，自作罪孽，願師尊赦宥。」尊者答道：「汝投幻妄，吾自無心，既悔前非，即是善己。」酒傭拜謝而去。後人有感頌尊者普度七言四句。詩曰：

石頭原是石頭塊，破廟如何有婦人？

想因普度成功德，感動高僧護道神。

且說尊者在鄭修家裡度化了酒傭，早起要行。老漢願留供養幾日。尊者見他意誠心敬，便住下不提。

且說梵志師徒在花柳樓混擾一番，恐徒弟不守道范，生出事來，乃繞一彎，迂迴小路而走。讓過三家店，卻來到一邊海的地方，問鄉里居人，復找大路。居人說道：「師父們，你錯走徑路；反遠正途。我這地方喚做巨電港，一向好行，近日只因海洋潮發，擁來一條白鰻，約有五丈餘長，十圍粗大。這鰻，也不敢說它。」本定便問：「怎麼不敢說它？」居人道：「厲害，厲害。說起來神通廣大，變化莫測，卻不是鰻，竟成魚怪。我鄉村居人，若是不說它，敬奉它，便求它降些好事，一一依你。若是慢了它，再說它，就怒起來，丫頭孩子，也吃你一兩個。」本智聽了，向師父說：「想是個精怪。我們既聞知，須要與地方除害。」梵志道：「事便好，只是行路之人管這閒事？」本智說道：「師父差矣！我們為甚出家？遇害不除，逢災不救，空為慕道。」本慧道：「本智說的是。」乃向居人說：「我們出家人，極善驅邪縛魅，便與你鄉村掃除患害，也是功德。但只是借那空閒居宅一住，方便行事。」居人不敢應承。少頃，聽見的傳說，就來了十餘居人，這人方敢悄悄說出。眾居人內中有一老者說道：「遊方僧道，多有除妖捉怪的，也是緣法。大著膽尋問屋，住下這四個師父，再作計較。」本定道：「作甚計較？」老者也們口不言。居人說：「老頭子，你講又不講明，難道我們是不怕的。」本智笑道：「且依老翁借空屋住下再議。」師徒乃問：「宅子何處？」居人越趨，欲走不走，待言不言，總是乍相逢，不識眾道神通，怕口快，惹惱妖精作怪。等了半日，方才領著師徒到一空宅。梵志住下，便問老者：「白鰻如何作怪？」老者道：「離村五里，就是巨電港。這港口有個巫師居住，專與居人禳解災福。只因潮擁這鰻來，成精作怪，居人被它害得不安。若是師父有本事，可除得，便去惹它。若無本事，莫動它也罷。」梵志道：「可有廟宇麼？」老者道：「無廟宇。若有廟宇，居人侍奉，便是降福正神。他卻只附著一個巫師。惱了它，只求巫師，方才免得。」梵志聽得老者之言，乃向徒弟說道：「這巫師便是怪鰻使從，要除它，須探巫師的來歷。」當下居人收拾齋供，師徒住在空宅不提。

卻說哪裡是白鰻作怪，原來是巫師有些幻法，煉的耳報，但凡居人有甚事情，這耳報便向巫師報說，因此居人若說他不是，便作威福，騙人祭祀，假托白鰻獲利。這日，巫師正與人祈禳，耳邊忽報：「地方遠來了四個遊方道眾，計較要除妖滅怪。」巫師聽得耳報，大驚，忖道：「好好的生意，何處道眾來此攪擾屍隨使一法，叫兩個徒弟，帶了四把鐵鉤子，走到梵志空宅處，把師徒四人，方才要鉤著頭髮扯去。哪知他四人都會法術，手眼快的，一轉變，倒把兩個徒弟四腳四手倒吊起來。好本智，手執著一條大棍，盤問他：「白鰻何故成精作怪？你們何故聽他役使？」巫師徒弟泣道：「哪裡甚白鰻，皆是我巫師設騙村人。師父們饒了我罷。我巫師卻也有些本事，只恐他不饒你。」本智笑道：「也罷，放你回去報信。」乃將鉤子放下，三人得命奔回，備細說出。巫師卻早有耳報先知，大怒道：「何處野道，如此無禮！若不處他，怎在地方行教？」隨在港內取了些蚯蚓，共有二三十條，叫一聲：「變！」都變成大蛇，直奔梵志住宅，把一個宅子填塞將滿，都張牙吐舌，向師弟四個逼來。本定、本慧未曾提防，被蛇束手足，裹腰腹，掙扎不得。梵志與本智便使出法來，就把他前來鉤子一撒，叫聲：「變！」只見那鉤子，一把變十把，將蛇條條鉤出門外。卻不曾救得本慧二人，被那蛇纏縛住了，不由得自己走出宅門，望港上巫師處去。居人不見是蛇，只見兩個小道捆手縛膊，就如妖精捉去的一般。梵志與本智見了，沒法救援，只得隨著本意二人，也來到港口。但見巫師立個壇場，坐在壇內，叫道：「白鰻大王吩咐，把遠來侮慢大王的野道，送入港內深水，賞賜小鰻。」跟去看的與居人老者，都上前哀求，說道：「遠來道眾經過此方，不識威靈，冒犯獲罪，望乞赦宥。居人願備牲體祭奠謝過。」巫師道：「大王發怒，說爾等容留野道，亦當加罪。還為方便，太是無知。」說畢，又叫快把野道推入港內。只見本慧二人昏昏沉沉，兩眼看著師父。梵志忽然叫一聲：「本慧徒弟，何不仗出慧劍！本定徒弟，切莫要亂了刀哇！」又看著本智道：「徒弟，你為何不放出大光明來？」梵志一面說，一面口中唸唸有詞，把手望東連招了幾招，只見海港上陡然狂風大作。眾居人看了，個個立不住腳，都叫：「好大風！」怎見得？但見：

吼聲震地，聒耳轟雷，海揚波浪滾千層，樹連根葉飄萬疊。屋瓦飛空成蝶舞，行人竄耳作獐慌。那裡是：千林靜息鳥和鳴，但見的：八面威揚妖盡掃。

大風刮處，陡然本慧跳鑽走起，打得個壇場舉物粉碎。本定雄赳赳發作，倒把那巫師背捆起來。本智執著大棒叫：「巫師！你何處學來手段，敢在我們跟前鬥寶？」巫師卻也不慌不忙，把肩背一抖，猛然手內也執著一根大棒舞將起來，照著本智一棒打來。本智掄著棒劈空迎去。他兩個在港岸上使出武藝，只見本智氣餒棒亂。這舞槍弄刀，卻是本慧二人原來在家本事，近又習學了法

術，便掣出劍來，望巫師斲去。巫師徒弟甚多，一齊簇擁上前。梵志也拔出慧劍相敵，眾人攪鬧一團。眾居人看著說道：「原來都是些成精作怪的，冤家撞著對頭，必定看兩家誰勝誰負。」看著巫師敵不過本智，眾徒棄棒要走，被梵志使了一個縛魅神通，帶了巫師歸來空宅，審白鰻來歷。巫師乃實說道：「假托鰻精，要求祭祀」。眾居人方才明白，卻又替巫師告饒。巫師只是磕頭求釋，情願入門為個弟子。眾居人備齋拜謝。

梵志師徒辭別要行，乃問大路。居人指引：「過了巨電港，轉過一山，山有重關，便通紅牆廟路前行。」梵志謝了眾居人。巫師惶恐，再不講白鰻舊話，卻隨著本智，要做個弟子。梵志說道：「汝要皈依，吾亦不拒。但只是門徒已多，行道不便。汝既發心，此去到了大路。凡見青鸞摩雲，或是道士尋徒，你當為吾輸力。吾自有報於汝。」乃附耳向巫師云云而去。後有譏梵志一心只是不忘趕道童者五言四句。詩曰：

長途行已遠，門弟久既收。

青鸞無翅跡，何苦法頻留？

按下梵志師徒問道前行。且說尊者在鄭修老漢家，連住旬日。老漢見尊者開度酒傭這件奇事，乃閒相問道：「酒傭何故石壓？師尊道力卻也甚深。老漢日前也有兩件奇事請教。」尊者答道：「酒傭機械迭出，欲傷人，卻先害自己。世事以無端出，自無端人，釐毫不差。倒不知老叟兩件奇事何也。」鄭修蹙著眉道：「老漢平生辛苦，掙得幾畝田產，耕種度日。村間有一豪強大戶，倚勢凌弱，每每侵占許多，他家益富，我地日削，天理不知何處。日前我這屋後，當初不知何地，偶鑿池塘，掘出金銀一甕，當時鄰眾皆知，便各爭搶。忽然金銀盡變為魚蝦，眾心駭異。就是老漢為此著惱成病。師尊有何道教我，且療這病。」尊者聽了，合掌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勢利迷人，乃人自迷，奪人之有，終有人奪。」鄭老又問道：「病卻何療？」尊者答道：「元無有病，又從何療？還以無療，其病自愈。」鄭老不解，乃問元通。元通答曰：「吾師之意，明明說莫仗勢侵，冥自有報，莫迷財利，最是病人。」鄭老笑道：「老漢終是不解。」元通答曰：「只當原來無有。」鄭老方才點頭明白。師徒一日與鄭老閒行田間，徑路小道，草茨亂生。尊者舉步輕慢，一步數觀。鄭老問道：「師尊你一步三看地，且行慢足輕，何故？」尊者道：「荒田徑道，人無足跡，多有螻蟻。重足急行，所傷實多。貧僧心念在此，故不覺舉步輕慢。」鄭老歎道：「不踐生草，不履生蟲，仁獸且然，況有靈者？師尊善念，老漢敬仰。」又行幾步，見一池塘，涸乾徹底。尊者道：「天旱無雨，池塘乾涸。」鄭老道：「我這村有雨不早，且是水窪污地，只因當年畜養魚蝦，被人偷取。老漢恨忿罵道：『魚賊你只偷個有，若池無魚，你有何竅？』古怪古怪，自發此言，三載蝦也不生一個。雖絕了偷的，卻害了畜的，如今池水也不存。師尊，這段情理何故？」尊者答道：「魚蝦雖濕化，亦秉性靈。你畜種殺機，他盜種惡業。只因你巧中一語，咒罵兩種惡消。池乎，涸乎，成就善知識的功德。」鄭老問道：「師尊，這功德何見？」尊者答道：「如水灌禾，為日漸長，自見在老叟之子孫。」鄭老聽了，把手一指道：「師尊！你且看那前邊高房大屋，氣燄騰騰，子孫蕃衍，善功何在？若論種惡，卻也說他不盡。」尊者舉眼觀看，只見那高屋上，祥雲卷出，瑞氣飛揚。尊者道：「這人家善解不祥，何言種惡？」鄭老道：「這就是侵占我產之家，受他害者莫不欲食他之肉。」尊者道：「惡固如老叟之說，但不知他曾行有何善？」鄭老想了一想，道：「他也曾行了一件善事，未必就解了他惡。」元通道：「老叟，這家卻行了一件甚善事？」鄭老將欲說，只見遠遠一人走來，乃道：「要知是甚善事，老漢記不切，問這來人自曉。」來者卻是何人，知他何事，下回自曉。